

二娃子菜

□顾平

小时候，隔壁子邻居大叔去亲戚家吃了酒碗。第二天，他家里厨房一到饭点飘来阵阵香味，小孩子们闻着口水都流出来，也不禁让路过的大人们好奇。

“你屋头煮的啥子，有点香哦。”“哈哈，整的‘二娃子菜’。”“‘二娃子’嗦，‘二娃子’才香哩。”

大人们哈哈一笑。原来是大叔吃完酒碗，把桌上的残汤剩菜打了个包，回家后重新烹饪一番后，残汤剩菜变身美味佳肴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十多年前，我也吃了次“二娃子”。一位文友在农村的家里给儿子办结婚酒碗，我去送礼。中午吃了正式的婚宴，下午留下打麻将。晚上吃的是大杂烩，烩的是中午的剩

菜。我问旁人，这叫什么？回答：“二娃子菜。”

后来，我多方了解才知道“二娃子”是什么梗。

川西平原的老百姓喜欢称呼自己的孩子“娃儿”。老大叫大娃，老二自然叫二娃，以此类推……还在称谓后加个“子”字，比如大娃子，二娃子……喊起来更亲切顺口。

以前，物资比较匮乏。老大(大娃)穿过的衣服裤子，往往会留下给老二(二娃)继续使用。于是，人们就把剩菜饭戏称为“二娃子”。

吃“二娃子菜”，在别的地方也是有的。天津，大年初四这一天全家会在一起吃“折箩”。这是老天津的习俗，无论喜庆寿筵都吃八大碗。八大碗一般指熘鱼片、炒虾仁、

全家福、拆烩鸡、独面筋、四喜丸子、红烧肉、红烧鲤鱼等八道菜，都实实在在，菜量很足，一般都难吃到盆干碗净。宴会结束后，有大量剩菜，伙计收拾桌面，把剩菜倒入箩筐，下面有个盆沥汤水，称为“折箩”。

记得上世纪70年代，我家里炖了一锅牛杂，难得地好好打了一顿牙祭。当天没有吃完，第二天加热后再吃，感觉味道更好吃了。大邑超火的“杂拌菜”，老板是将各种菜单独炒好后再混在一起加热，不是“二娃子菜”，味道却有“二娃子菜”的神韵。

如果我们在餐厅馆子没有做到“光盘”，那就大大方方地打包吧，回家再吃“二娃子菜”也挺好的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撬杆儿

□冯继军

四川人把溜门撬锁，盗窃他人财物的人叫“撬杆儿”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一天晚上，夜深人静。两个“撬杆儿”借助黑夜掩护，窜到一个独门独户的人家，翻墙进屋，摸到门口，推门发现里面上了插梢。“撬杆儿”拿出随身携带的撬棍，从门缝里面轻轻拨开插梢。为了防止开门时发出“吱吱吱”的响声，一个“撬杆儿”摸到门合页处撒了一泡尿，然后轻轻推开半扇门，果然没有发出半点声响，另一个“撬杆儿”摸进屋子。

刚刚站定，就听到里屋传出“进来一个”的喃喃声，“撬杆儿”

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过了一哈哈儿，没有听见动静，第二个“撬杆儿”又轻轻走进了屋子，刚刚站稳脚跟，又听到里屋隐约传出“又进来一个”的说话声。两个“撬杆儿”作贼心虚，不敢怠慢，连忙退出大门，溜之大吉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女主人看见大门敞开着，觉得奇怪，问男人：“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忘了关门？”男人摸到脑壳想了想说：“我记得睡觉前是关了门的啊！”

男人若有所思，喃喃道：“昨天晚上做了个怪梦，梦见家里跑进来两条野狗。”

鼻头涕蓝(lán) 鑿(chán)

□余喜华

鼻头涕蓝(lán) 鑿(chán)，在浙江台州方言中意指小儿两行清鼻涕挂到嘴边而不知擦拭的模样，引申比喻一个人形象丑陋，仪容邋遢，或吃相不好。

过去，每到冬天，有的农村小孩一受冻两行鼻涕就会流下来。他们没有手巾，有的干脆用袖口擦拭，抹得满鼻子满脸都是鼻涕，被大人笑称“鼻头涕蓝鑿”。

鼻头涕三字好理解，蓝鑿两字为何竟指丑陋、邋遢呢？

这是有出处的，蓝鑿一词在唐代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。《广韵》：“蓝鑿，形儿恶也。”王仁裕的《玉堂闲话》也载：“蓝鑿鼻孔，真同生铁之椎；脰旬骷髏，宛是熟铜之灌。”宋释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

一九“保宁仁勇祥师”：“有个汉，怪复丑，眼直鼻蓝鑿。”

再来探究蓝鑿两字的本源。

台州方言中的鑿，也叫鑿子或者鑿头，是旧时石匠的一种工具，用来凿石开岩，也有用于凿削金属。现在通用的叫法是“鏊子”。

鑿，本意为古代一种掘土器，装有弯曲的长柄，称长鑿，便于山中挖药，多为采药人使用，又称药鑿。又指犁头，《广韵》吴人云犁铁。又意指刺、凿，《玉篇》中的刺也，鏊也，即凿石工具。

“鑿”的含义，应该取自犁头的引申义。犁头的形状是螺旋形翻卷状，鼻孔长成像犁头那样子，岂能不丑陋。“蓝”字，古义通“褴”，即褴褛

的褴，组合成“蓝鑿”，其词义不难想象。

其实，鑿在上古时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器。《史记黄帝本纪》云：“帝采首山之铜铸鑿，以天文古字铭之”；《管子》地数篇也云：“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，蚩尤受而制之，以为鑿铠”。那时候的鑿，应为一种短兵器，剑的前身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作为兵器的鑿，被剑所取代。鑿，渐渐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装上弯曲的长柄，用来刨土，演变成类似锄头的刨土工具；装上直柄，用以铲土，演变成类似于铧锹的铲土工具；制成卷曲状，装上L形木柄，向前推犁，用以翻土，演变成犁头。

□彭梦宁

鬼打架

在湖北江汉平原，“鬼打架”不是指两个鬼打架，而是形容某人不靠谱，说话做事没有分寸。

“他是个鬼打架，你们以后少在一起玩！”担心丈夫交友不慎，妻子这样提醒。把人比作鬼，足见此人是有多么不讨人喜欢。遇见“鬼打架”，还

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

倘若觉得贬损不够狠，会在“鬼打架”前面加一个“活”字。

“鬼打架”并不完全是贬义，有些时候用来自嘲或者自谦。“您就不跟我一般见识了，您又不是不晓得，我就是个‘鬼打架’啦。”对方本来很生气，一听此话，气也就消了一

大半。张嫂当着李婶的面，表扬她的老公有本事，什么都玩得转、吃得开。李婶听了，忙不迭地说：“你表扬他干嘛哟，他就是个‘鬼打架’！”

如果你以为人家两口子感情不好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这般回答，不过是虾子过河——谦虚(牵须)而已。

□苟发刚

拈闪闪

每年冬至后，我所在的凉山德昌农村家家就开始杀猪，然后把亲戚朋友叫上一顿吃一顿，就叫吃庖汤。亲戚朋友听说去吃庖汤，都会相互说：“今天又到乡坝头去拈闪闪啰。”

我们这里气候干燥，早晚温差大，腌制猪肉的方法与成都都不一样。吃不完的猪肉经过腌制，晾几天后待半干时，

用油过一道，再用坛坛装上。要吃的时候，从坛坛头捞出猪肉煮起，煮熟后切出来的肉片黄中带红，口感特别好，肥而不腻，满口留香。用筷子夹起的肉片，看上去亮闪闪的，人们就很形象地称这是拈闪闪。

在以前那个年代，生活物资十分紧张的时候，工人下工回来吃食堂，一听说有肉吃，互相就会开心地说：“安逸，今

天又要拈闪闪了。”或者三五人约到聚会，说：“走，好久没拈闪闪了，上街去搓一顿。”那个年代吃肉就叫拈闪闪。

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，各种肉类供应充足，超市里会把肉类细分为若干种，排骨是排骨，猪脚是猪脚，内脏是内脏。现在要说拈闪闪，准确地说应该吃的是五花肉。五花肉肥瘦兼搭，吃着更香。

摸不到火门和搞不醒火

□汤飞

有的时候，想半天都想都不明白，一点头绪也莫得，这叫摸不到火门。

有些事情，偏偏找不到解决办法，这叫搞不醒火。

摸不到火门的原因很可能是没找准捆绑铃铛的线头。往大了说，也许兜兜转转没入门。徐家湾的李二娃年轻那阵学做木匠，人呢不能说笨，手脚也勤快，师父手把手地教，也不偷偷藏一手。可他就是学不精，迟迟出不了师。亲戚们听说李二娃有这门手艺，争到请他做桌子、凳子等简单家具，至于衣柜之类精细活，他还不肯接。结果做出来的桌子、凳子丑得拿不出手。他爸觉得莫面子：“你学了这么久，还没摸到火门，咋连一个凳

子都做不周正呢？”家人的话像一大盆冷水，一下浇灭了李二娃做木匠的梦想，他很快改行了。墨斗、木刨、锯子等工具装进箱子塞进床底下，再也没摸过。由此可见，有的事讲缘分、讲天分。

搞不醒火，表面上是形容某个人搞不清状况，偶尔也暗里讽刺他不识时务、不知轻重、莽头莽脑的。那天狗娃儿去相亲，双方聊得挺好，分别时女方还说有机会再聚，然后一去无消息。他始终心心念念，主动约对方，人家总说很忙没时间。有个兄弟提醒他说：“你还没弄醒火哩，她根本就打算再跟你见面咯。”

唉，摸不到火门当然恼火，但搞不醒火也让人“捉急”。

打逗凑

□陈世渝

川渝方言打逗凑，是凑热闹、跟到起哄的意思。

星期天我和老伴包饺子，孙女看我们包起还好耍，说她也要包。我扯了坨面给她，让她搞起好耍，也锻炼一下她的动手能力。一哈儿，孙女搞得像花猫一样，桌上、脸上、衣服上到处糊起面粉，她却开心极了。老伴看见，“啧啧”地打着响舌，嗔怪地说：“么儿呢，我忙都忙不赢，看你扯得恁个‘烦’(脏)，你来打啥子逗凑哦！”

有一次逛街，见围了嘿多人，闹麻麻的，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。我喜欢凑热闹、看稀奇，

便准备去看哈。老伴连忙拉着我说：“勒种场合，最好离远点，不要去打逗凑，免得惹火烧身。”

还有一回，街坊两口子割孽，越吵越凶，互相推搡中男的把女的打了几下。看闹热的人七嘴八舌，纷纷谴责男人打人不对。一个老太婆打抱不平：“这男人也太狠心了。”众人跟到起哄：“打110，把他抓到派出所去！”不料，此时女子反到护起了老公，冲围观人群大声吼道：“我们两口子割孽，关你们啥事，打啥子逗凑嘛？！”众人一时无语……